

论赫梯国王的对外政策

李 政

内容提要 赫梯国王是在与近东各国的统治者们的抗争中和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使他们的国家建立、发展和强大起来的。赫梯国王针对复杂和多变的地区形势,审时度势,采取了积极主动和灵活多变的对外政策;无论是对同等国家的政策还是对附属国的政策都不是一成不变,表现出明显的实用性和倾斜性,这也正是赫梯国王对外政策的特点。

关键词 赫梯 国王 对外政策

赫梯国王的对外政策是认识和把握赫梯王国历史及其发展和强大原因的一个重要方面。长期以来,国内学者普遍认识到军事征服在赫梯国王对外征服和霸权统治中的作用^①。国外一些学者近年来开始认识到外交政策在赫梯国王对外关系和赫梯国家强大中的重要性^②。然而,我们认为,国内外赫梯学者现有的研究还不足以对赫梯国王的对外政策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对赫梯国王所面临的对外关系的复杂性、多变性及其对外政策的灵活性和多样性缺乏足够的认识。

赫梯王国是公元前 2000 年外来的赫梯人在安那托里亚半岛中部地区建立的一个军事强国,后来逐渐成为古代近东地区的一个大帝国。它在鼎盛时期的势力范围包括安那托里亚半岛、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然而,在赫梯人的历史上,大大小小的多个邦国存在于赫梯王国的邻近地区,赫梯历代国王始终处在四面受敌的困境中,而且在赫梯帝国内部的叛乱、敌对和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历代赫梯国王不得不频繁地进行征服和再征服。与此同时,赫梯国王们在不同时期还面临着巴比伦、亚述、埃及和基祖瓦特那等强大国家统治者的挑战和威胁。该地区强国之间和强国与弱小国家统治者之间的联盟与对抗形势错综复杂。那么,赫梯国王对强国和弱小国家的统治者分别采取了怎样的政策呢?

① 这个认识见国内一些世界上古史教材,如刘家和、王敦书主编:《世界史·古代史》上卷,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周启迪:《世界上古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② 盖瑞·贝克迈:《赫梯外交文献》(Gary Beckman, *Hittite Diplomatic Texts*),亚特兰大 1999 年版,第 5—6 页。贝克迈只是在前言中简单地作了一个评述,指出这些外交文献为我们认识赫梯王国统治者发展的复杂的帝国统治系统提供了一个线索;但是,他没有结合史料,针对赫梯国王的对外政策进行详细地论证。可以说,目前赫梯学界还没有一篇学术论文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

本文拟对此提出一些个人的观点和认识。

—

众所周知,赫梯国王在建立和发展王国的最初阶段,古巴比伦王国已经成为古代近东地区的一个强国。赫梯国王穆尔什里一世在征服了叙利亚北部重镇哈拉颇之后,率军深入两河流域腹地,并且攻陷和洗劫了巴比伦城,结束了古巴比伦王国的统治。赫梯国王在这一时期显然没有被巴比伦王国的强大所震慑,而是诉诸于武力征服,洗劫财物。

基祖瓦特那王国在小亚半岛东南部地区很快发展成为一个强国,并在赫梯古王国后期与赫梯王国在小亚半岛形成对峙。铁列平与基祖瓦特那国国王伊什普塔赫苏签定了平等条约,承认基祖瓦特那国国王的同等强大地位。在这篇条约的题记部分,双方国王互称为王。在一块残片中,伊什普塔赫苏两次被赫梯国王称作“大王”^①。一般认为,国王之间“大王”地位的相互认可,表明他们之间建立起了平等的政治关系。铁列平国王与伊什普塔赫苏国王平等条约的签定,不仅是赫梯目前已知最早的条约,而且表明这一时期的前后不同阶段的赫梯国王对待强国统治者的对外政策有了明显的变化。

在这一时期,对小亚半岛中部地区、周边邻近各地区以及叙利亚北部地区各弱小邦国的统治者,赫梯诸王采取的是单一的强权和高压的军事征服政策。这一时期的阿尼塔文献和铁列平敕令等文献证实,皮塔那和阿尼塔国王凭借武力征服了半岛中部地区的哈尔基乌那和沙拉提瓦尔等邦国。从拉巴尔那到哈吐什里一世,胡皮什那等半岛地区和乌尔苏和阿拉拉赫等叙利亚北部地区的各邦国被征服。穆尔什里一世以武力夺取了叙利亚北部地区的重镇哈拉颇,使赫梯人的势力范围在该地区不断扩大。除了征服小亚半岛中部,穆尔什里一世还征服了半岛南部广大地区,汉提里一世也曾使军事征服直指幼发拉底河地区^②。

赫梯中王国前期,在赫梯国力仍然衰弱的状况下,兹坦达二世、一位不知名的赫梯国王、塔胡尔瓦伊里和吐塔里亚一世、吐塔里亚二世国王先后与基祖瓦特那国的皮里亚、帕达提苏、埃海亚和苏那苏拉国王签定平等条约^③。兹坦达二世的条约明确指出双方缔结友好^④。帕达提苏条约规定双方都有权要求对方发誓,遵守条约中的规定,保证对方的利益^⑤。苏那苏拉条约确立相互保护对方王权和王位继承人、相互军事援助、防御和对抗反叛以及外来敌人等双方共同承担的义务。苏那苏拉王在文献中也被吐塔里亚二世称为“大王”。可以说,这一时期的赫梯国王延续了铁列平对基祖瓦特那国王实施的政策。然而,基祖瓦特那不过强大一时,很可能在赫梯中王国的中后期或者赫梯新王国苏皮鲁流马一世时代之初被赫梯国王所灭亡。

① 海因里希·奥腾,《博阿兹柯伊楔形文字文献》(Heinrich Otten; *Keilschrifttexte aus Boghazkö*)第19卷,柏林1970年版,第37篇文献,正面的第8行和背面的第3行。

② 这很可能一方面与他们军事征服常以掠夺大量的战利品有关,另一方面,与赫梯人是外来移民和他们迫切需要在半岛中部地区建立稳固的统治有关。

③ 帕达提苏条约的赫梯国王一方不详。理查德·比尔等学者提出它属于赫梯国王胡兹亚二世,但是这个观点有待证实。转引自H. 克伦格尔,《赫梯人的历史》(Horst Klengel; *Geschichte des Hethitischen*),布利尔1999年版,第98页。

④ 海因里希·奥腾,《博阿兹柯伊楔形文字文献》(Heinrich Otten; *Keilschrifturkunden aus Boghazkö*)第36卷,柏林1955年版,第108篇文献,第1行。

⑤ 汉斯·埃赫劳夫,《博阿兹柯伊楔形文字文献》第34卷,1944年版,第1篇文献,第1-6段。

虽然赫梯王国与古埃及相距甚远,但是,由于古埃及王国在叙利亚地区的扩张以及这一地区复杂的政治和军事关系,赫梯国王在与古埃及法老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已经开始发生了碰撞。法老图特摩斯三世率军北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一度攻占了叙利亚北部重镇哈拉颇城。然而,赫梯国王兹坦达二世或胡兹亚二世面对埃及人的军事活动,很可能没有采取直接军事武力对抗的政策^①,而是向法老派遣使者和赠送礼物,以示友好。赫梯国王很可能在中王国后期或者某个阶段与法老签定了所谓的库鲁什达玛条约,这表明赫梯国王,很可能试图或者已经建立起与埃及国王平等的外交关系。

赫梯国王在这一时期对邻近和半岛其它地区弱小国家统治者的政策有了明显的变化。在继续推行军事武力政策时,他们开始运用外交手段处理与一些国家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加强对诸邦国和被征服地区统治者的控制和管理。

首先,铁列平在半岛地区以武力夺回了前几位国王失去的一部分势力范围。吐塔里亚一世、吐塔里亚二世和阿尔努旺达一世国王的年代记证实了他们在小亚半岛西部地区的阿苏瓦、北部的卡什卡和东部的伊苏瓦的征服,一度取得了优势地位,使赫梯国家走向中兴。在中王国晚期,一些被征服国家又纷纷反叛,吐塔里亚三世也不得不长期地进行军事征服。

其次,在这一时期,吐塔里亚一世、吐塔里亚二世和阿尔努旺达一世很可能与北部卡什卡各部落签定了附属条约,承认了他们的政治地位,使他们成为自己的政治和军事附庸。赫梯国王改变了先前诸王一味在该地区动用武力的统治方式。阿尔努旺达一世还使半岛东南部的伊什麦里卡国的贵族和乌拉国的统治者签定了附属条约,把外交统治方式向其他国家统治者延伸。这些条约的签定成为赫梯国王控制各附属国统治者的一个全新的手段。

在赫梯新王国时期(又称赫梯帝国时期),赫梯国王与中巴比伦国王的关系有了新的发展^②。帝国初期苏皮鲁流马一世国王与中巴比伦加喜特王朝的公主成婚,双方由此建立起友好的外交关系^③。在赫梯帝国时期的其它阶段,赫梯国王很可能一直保持着与中巴比伦国王的友好关系。哈吐什里三世与卡塔什迈-吐尔古一世国王签定平等友好条约^④。卡塔什迈-吐尔古一世致哈吐什里三世和哈吐什里三世与卡塔什迈-吐尔古一世的书信证实了双方互派使者和互通书信的情况;第二封书信还证实了双方国王以兄弟相称,承认各自强大的统治地位以及和平友好等内容。虽然由于卡塔什迈-恩里尔二世恢复了与埃及法老的外交关系,哈吐什里三世一度恐惧,但是,他仍然努力建立与巴比伦友好的同盟关系。在赫梯国王致巴比伦女王的一封信中,赫梯国王问候对方并提到向对方寄赠礼品^⑤。赫梯帝国后期吐塔里亚四世国王同样与巴比伦王室公主联姻。普吐海帕女王在致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信中指出这是一件值得赞美的事情,并把这位公主看作是伟大的国王的女儿^⑥。

此外,自苏皮鲁流马一世时代以来,应赫梯国王们的不断请求,巴比伦人的书吏、祭司、医生、雕工

① 这一历史事件究竟发生在哪一位赫梯国王统治时期还有待证实。

② 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我们至今对赫梯国王与巴比伦国王在赫梯中王国时期的政治交往关系知之甚少。也不清楚赫梯国王对巴比伦王国采取了怎样的外交政策。

③ 一些学者认为,赫梯国王与中巴比伦国王的联姻很可能与在安那托里亚半岛和两河流域之间兴起的米坦尼王国有关,它促使赫梯国王建立和加强与两河流域强国统治者的关系。

④ 赫梯国王哈吐什里三世致卡塔什迈-恩里尔二世的书信证实了这篇条约的存在。但是,条约文献至今不存。

⑤ 这封信很可能出自赫梯国王哈吐什里三世。

⑥ 阿尔布莱西特·格兹《博阿兹柯伊楔形文字文书》(Albrecht Götz, *Keilschrifturkunden aus Boghazköi*)第21卷,柏林1928年版,第38篇文献,第47—48行。

等其它专业技术人员先后来到了赫梯王国,肩负起从事知识的传授和文化传播的使命^①。可见,赫梯国王坚持对巴比伦的平等友好政策。

早在新王国初期,苏皮鲁流马一世一如既往地推行与埃及法老友好的政策。他致信祝贺阿蒙诺菲斯四世国王继位,指出他与埃赫纳吞之间的友好关系,“让我们之间建立起友好的关系”,而且双方很可能都兑现了他们之间的许诺^②。不管怎样,苏皮鲁流马一世主动发展与埃及法老友好的政策,旨在加强与法老的同盟关系。

但是,在苏皮鲁流马一世确立了在小亚半岛地区的稳固统治地位,并继续坚持对叙利亚地区军事扩张和征服的背景下,特别是在他的儿子查那查被埃及人杀害的情况下,双方之间的关系急转直下。苏皮鲁流马一世开始改变了对埃及政策,双方关系进入到一个敌对的阶段。他派遣军队,在阿姆卡大战埃及,并抓获了大量俘虏。不幸的是,埃及俘虏中爆发的瘟疫带给赫梯王国一场巨大的灾难,苏皮鲁流马一世和阿尔努旺达二世国王以及大量的赫梯人很可能都死于这场瘟疫。赫梯国王与埃及法老之间的关系进入到一个敌对的阶段。

赫梯国王穆瓦塔里二世继续坚持抗击埃及政策。埃及法老谢提一世试图恢复埃及人在叙利亚地区的统治地位和征服了卡叠什和阿穆鲁等国并杀害了一些赫梯人,拉美西斯二世对叙利亚地区扩张并使赫梯人的势力范围遭受很大打击,双方的一场冲突已不可避免。公元前1274年,卡叠什大战的爆发标志着赫梯国王与埃及法老之间的又一次尖锐化。这场战争很可能以赫梯国王的胜利而告终,虽然拉美西斯二世后来一度北上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但是,双方再没有发生过正面的战争。

在哈吐什里三世时期,赫梯国王要求埃及法老引渡赫梯前国王乌尔黑-泰苏普而发生过一些摩擦,但是,这似乎并没有影响哈吐什里三世积极努力争取改善与埃及关系的步伐,他向法老致信,请求双方建立和平友好关系。其中的原因可能与亚述的兴起和赫梯国王在叙利亚北部势力受到威胁有关。最终,哈吐什里三世与拉美西斯二世国王缔结和约,双方在条约中明确规定,相互放弃战争、相互引渡政治逃亡者和相互给予对方援助等等。这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平等条约的签定使双方关系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和友好的发展阶段。哈吐什里三世以及随后历代国王都推行与埃及法老积极和密切的同盟政策。拉美西斯二世完全承认哈吐什里三世作为赫梯国王的地位,并以兄弟相称。哈吐什里三世和普都海帕女王又将公主远嫁拉美西斯二世国王,进一步加强了与法老的同盟关系。哈吐什里三世致信法老,请求派遣祭司和助产士帮助他的姐姐分娩,并且得到了法老的积极响应。在所谓的普都海帕时代,她也多次致信拉美西斯二世;反之,拉美西斯二世和女王那颇特拉也分别致信赫梯女王,拉美西斯二世对普都海帕以兄妹相称。此外,普都海帕后来很可能又一次将公主远嫁埃及。

赫梯国王与埃及法老之间的友好关系在赫梯帝国后期得到了发展和加强。赫梯国王对埃及国王继续执行平等和平的政策,这也使得赫梯国王成为这一政策的受益者。吐塔里亚四世国王在获悉达尔浑塔沙的封侯库伦达遭受疾病的打击后,急切致信请求法老援助。埃及法老派了一位书吏和一位医生,并准备了药物,而且治愈了库伦达的疾病。此外,埃及法老从哈吐什里三世以来很可能一直从物质上和人力上对赫梯国王进行援助。除了派遣雕工,还定期向赫梯国王运送粮食,这在吐塔里亚四

① 在赫梯国王穆尔什里二世和穆瓦塔里二世国王时期,亦同样有巴比伦人来到哈吐沙城。目前,他们的身份还不完全清楚。

② 特雷弗·布萊斯:《赫梯人的王国》(Trevor Bryce, *The Kingdom of the Hittites*),牛津1998年版,第172页。

世国王时期和尤其是遭受饥荒打击的阿尔努旺达三世时期尤为突出^①。由此可见,在赫梯帝国晚期,赫梯国王与埃及法老之间仍然保持着友好的往来关系。

赫梯帝国中后期,亚述逐渐成为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的一个强大势力和近东地区的强国^②。亚述国王在赫梯国王穆尔什里三世(乌尔黑-泰苏普)统治时期,一度将其势力扩展到赫梯控制的卡尔开米什地区,对赫梯在该地区的统治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哈吐什里三世继位初期,从他致亚述国王阿达得-尼拉里一世的信可以看出,赫梯国王意欲改善与亚述的关系。面对邻国的反叛亚述国王很可能停止了对赫梯国王势力范围的侵犯,并且派遣使者与赫梯建立联系。亚述国王沙尔玛奈沙尔一世继位后,他很可能公开向哈吐什里三世宣战,并宣称打败了赫梯军队。

吐库尔梯-尼努尔达一世继位后,赫梯国王吐塔里亚四世以和解的语气向他致信,并要求吐库尔梯-尼努尔达一世维护他父亲确定的边界,双方很可能建立起短暂的平等和稳定的关系。但是,吐库尔梯-尼努尔达一世显然没有理会赫梯国王的劝告,他率军穿过幼发拉底河,俘获了大批赫梯居民。吐塔里亚四世致信亚述大臣巴布-阿胡-伊底纳,警告亚述不得入侵赫梯人控制范围^③。在亚述人不断进攻和威胁以及煽动赫梯国王附属国反叛的情况下,吐塔里亚四世不得不进行还击,双方终于在叙利亚北部地区的尼赫里亚进行了正面的交战。这场战争很可能以赫梯国王的失败而告终,亚述帝国在赫梯帝国晚期成为赫梯国王在北部叙利亚地区最大的敌人。

同一时期,赫梯国王对邻近和其它地区弱小国家统治者的政策基本上延续了赫梯中王国时期的统治策略,即军事与外交手段并举,不同的是,赫梯国王加强了附属国统治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并将这种统治方式扩展到更广阔的地区。

苏皮鲁流马一世进行了长期的军事征服活动。他先后征战半岛西部的阿尔查瓦、北部的卡什卡和东部的幼发拉底河上游的伊苏瓦地区,还对叙利亚北部和中部地区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扩张,征服了该地区的努哈赛、穆基什和尼亚等邦国。在强大的军事武力的威胁下,这一地区的乌伽里特和阿穆鲁等重要邦国也先后归顺赫梯。

虽然阿尔努旺达二世一生短暂,但是,他仍然被称为“战斗英雄”。穆尔什里二世更是进行了长达10年的军事征服活动,平定了半岛西部的米拉万达、北部的卡什卡以及东部地区的多个叛国和敌对势力,确保了赫梯人在北部叙利亚卡尔开米什和中部阿穆鲁等地的统治地位。穆瓦塔里二世有力地控制着西部阿尔查瓦地区。在哈吐什里三世时期,面对北部卡什卡人的威胁和西部鲁卡、里卡尼亚和皮什底亚地区的反叛,他不得不发动征服战争,并成功地收复了自赫梯古王国中期汉提里一世时代沦陷的奈里克圣城。赫梯帝国后期,吐塔里亚四世和苏皮鲁流马二世对半岛西部地区的新兴敌对势力和一些叛乱进行了军事征服。他们还至少发动了3次对地中海东部新兴海上强国阿拉什亚国的海战,并且打败了阿拉什亚的国王。可见,帝国时期赫梯国王面对周边和邻近地区各国势力的敌对和反叛,他们也始终推行着武力征服的政策,即使对那些已经归顺,但又反叛的附属国也是如此。因此,赫梯国王很可能仍然把军事武力看作是他们征服和控制附属国的一个重要手段。

当然,在实施军事征服和武力威胁的同时,赫梯国王把无论是凭其军事武力,还是在其拉拢与分

① 布莱斯:《赫梯人的王国》,第365页。

② 赫梯人与亚述人之间很可能早在公元前19—前18世纪古亚述商贸时期已有联系了。在赫梯古王国和中王国时期,亚述人还没有成为这一地区的强国,也不是赫梯国王政治、军事和外交上的对手。

③ 布莱斯:《赫梯人的王国》,第349页。

化以及重压等策略下而主动归顺的那些部落或大小国家统治者基本上都纳为自己的附庸,实施附属国统治政策。

苏皮鲁流马一世与小亚半岛东部的哈亚沙国、叙利亚北部和中部地区的穆基什、乌伽里特、努哈赛和阿穆鲁等邦国签定附属条约,使他们成为自己的政治和军事附庸。他采用分化、扶植对立面和瓦解的手段,在米坦尼王国成功地实施了附属国政策,并为米坦尼王国的灭亡奠定了重要基础。穆尔什里二世将这一政策扩展到小亚半岛西部的阿尔查瓦地区,他通过签定附属国条约在该地区扶植和建立起哈帕拉、米拉-库瓦里亚和赛哈河国三个附庸。穆尔什里二世、哈吐什里三世和吐塔里亚四世都与乌伽里特和阿穆鲁国王续签附属国条约,延续了苏皮鲁流马一世在该地区的政策。穆瓦塔里二世与远在小亚半岛西北部爱琴海沿岸的维鲁沙国的阿拉克桑杜国王签定条约。同时,他也对半岛西部地区的诸国实行了这一对外政策。虽然至今无法证实穆瓦塔里二世与这些国家是否签定附属国条约,但是,他却通过远嫁女儿联姻的方式,维系了与他们确立的附属关系。吐塔里亚四世和苏皮鲁流马二世在征服了阿拉什亚后,迫使它签定附属国条约,也将其纳入这一统治体系之中。

二

通过对赫梯不同时期赫梯国王与各国关系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赫梯国王与基祖瓦特那、埃及和巴比伦以及亚述各强国并不只是简单地采取了平等友好的政策,也不都是对抗和军事。同样,他们对待弱小国家的政策也并非一成不变。

与基祖瓦特那国签订平等和友好条约,为赫梯国王赢得了时间,在赫梯国王的实力恢复和重新强大之后,基祖瓦特那国最终成为赫梯国王征服的对象。可见,后世的赫梯国王彻底改变了对基祖瓦特那国的平等政策。

从早期的军事征服,到新王国时期的积极、主动和友好的政策,赫梯国王与巴比伦国王之间的关系也有着明显的转变,赫梯历代国王对距离自身较近的巴比伦王国统治者在前后不同历史时期也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对外政策。

赫梯国王与古埃及法老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一个更为复杂和多变的发展过程。虽然赫梯国王与埃及法老之间的关系似乎有着一个比较友好的开端,赫梯国王的主动友好似乎预示着他们在寻求与强大的埃及建立永久和平的关系;然而,和平与战争、战争与和平以及摩擦与友好构成了双方之间的关系历程,这一变化反映了赫梯国王对法老的对外政策发生过不止一次的重大转折。当然,经过卡叠什之战的洗礼,双方最终成为友好同盟。

赫梯国王与亚述国王之间的关系可以说一直处在紧张、矛盾、冲突与和平的反复交替的状况中。短暂的稳定转瞬即逝,最终,吐塔里亚四世不得不公开宣称亚述国王是自己的敌人。虽然赫梯国王们曾不断致信,试图通过外交手段缓和并积极发展与亚述国王之间的关系,他们也曾采用警告和要挟的策略,但是,赫梯国王很可能低估了亚述人的野心和强大,他们对亚述人的两手政策在亚述国王的大力军事扩张的打击下变得毫无意义,并很可能最终成为亚述人的战败者。

从表面上看来,赫梯国王对近东地区各个强国统治者推行的对外政策有平等和友好的一面,然而,我们认为,即便如此,有必要结合具体的历史背景和赫梯国力的实际情况等因素,对赫梯国王的这一平等友好的对外政策进行具体分析。

众所周知,基祖瓦特那王国是在赫梯王国内讧政治斗争激烈不断,国力处于衰败境地的历史背景下迅速强盛起来的。该国与赫梯王国的东南部地区接壤,它的强大对赫梯王国的发展和稳定都构成了威胁。铁列平国王虽然结束了王室内部之间的杀戮,对外也发动了一系列征服战争,稳定了在半岛一些地区的统治地位,但是,他很可能还没有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灭亡这个新兴国家。因此,以铁列平为代表的诸赫梯国王不得不暂时承认该邻国的强大地位,而这不过是赫梯国王的一个权宜之计,是对该国国王的一种安抚,是赫梯国王不得不采取的外交策略,这是赫梯国王自身势力衰弱而导致的结果。

我们认识到,铁列平是赫梯王权的篡夺者,他继位后,王室内部的争权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很可能依旧存在。此外,他同样面临着邻国的威胁和打击,因此,铁列平很可能迫切需要提高自己的政治和军事地位,而与半岛地区的一个强大国家建立政治和军事同盟和保持稳定关系无疑对他个人也具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铁列平的平等政策很可能也有其个人的目的。

同样,哈吐什里三世和吐塔里亚四世对亚述国王的平等政策和主动友好很可能也是他们的一个权宜之计,或者说是一个姿态而已。在亚述人不断强大和对赫梯国王的威胁日益加剧的情况下,赫梯国王在没有足够强大军事实力的情况下,为了保全自己在叙利亚北部地区的势力范围,他们对新兴的亚述也不得不在表面上妥协并以示友好,承认亚述国王“大王”的地位。因此,赫梯国王对亚述国王所采取的也不过是一个不得已的暂时的平等政策。我们完全可以说,赫梯国王对亚述国王所采取的不是一项真正的平等友好政策。

我们认为,赫梯国王对基祖瓦特那王国和亚述的政策表明,赫梯国王对这两个强国采取的不是一项既定和彻底的平等对外方针,赫梯国王面对邻近强国不过是借平等同盟友好的幌子暂时安抚他们一时难以征服的对手,并以此作为保全自身和寻求发展的一个依据。

尽管赫梯人曾经在两河流域腹地取得了军事胜利,但是,赫梯国王并没有因为他们过去的辉煌而一如既往在该地区实行军事扩张政策。相反,自赫梯中王国时期以来,赫梯人与巴比伦人之间直接和间接的友好联系日渐加强^①。从苏皮鲁流马一世与巴比伦国王建立起友好的同盟关系以来,赫梯诸王对巴比伦推行平等友好的外交政策,而且它发展成为他们的一项长期稳定的政策。所以,赫梯帝国时期以来,赫梯国王针对巴比伦国王的外交政策是一项比较彻底的和真正的平等政策。

如果说赫梯中王国时期赫梯国王对埃及国王所采取的政策是一种外交策略,是一种外交试探,仅仅是赫梯国王的主动接近并试图建立与埃及法老友好关系的一个姿态的话,那么,在“银板条约”缔结之后,赫梯国王和女王对埃及国王和女王所推行的平等友好同盟的政策可谓是真正的和彻底的。事实上,在赫梯中王国中后期或者新王国初期,库鲁什达玛条约的签定以及苏皮鲁流玛一世主动建立与埃及国王之间的密切联系和友好关系已经足以表明赫梯国王对埃及国王采取了一项积极主动和建立长期友好和平的外交政策。虽然双方之间经历了战争冲突、对抗和摩擦,但是,我们认为,这是赫梯国王们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进行的。应该说,赫梯国王在与埃及国王的关系中把平等友好和同盟政策的实施放在了第一位,与强大的埃及建立政治军事同盟体系是赫梯国王们所希望的。

我们认为,赫梯国王对这些强大国家统治者采取的对外政策都有着平等和平的一面。但是,赫梯

^① 盖瑞·贝克迈:《在哈吐沙对美索不达米亚人和对美索不达米亚语的学习》, (Gary Beckman, “Mesopotamians and Mesopotamian Learning at Hattusa”),《楔形文字研究》(Journal of Cuneiform Studies)第35卷,1983年第1—2分册,第102页。

国王的对外政策并不因为赫梯国王与埃及法老之间著名的平等条约,而只有平等、和平以及友好的主旋律;赫梯国王并不因为曾率领军队攻陷了巴比伦城,而始终是对抗和征服,同样,基祖瓦特那平等条约的签定也并不表明这是赫梯国王对他们的一项既定和彻底的对外方针,此外,面对迅速崛起的亚述强国,赫梯国王在示好的同时,并非不想实行强有力的对抗政策。所有这些使得赫梯国王的强国对外政策具有了灵活性、多样性和复杂性的一面。

如上所述,赫梯国王对弱小国家统治者的军事征服政策贯穿赫梯历史的全过程,赫梯历代国王没有完全放弃这一统治方式。然而,它并非是赫梯国王针对弱小国家统治者的惟一政策。赫梯中王国时期以来,赫梯国王调整了原有统治策略,通过签定附属条约,把附属国政策引入到驾驭弱小国家统治者的机制中。这项政策很快成为他们对待周边及邻近和其它地区被征服弱小国家统治者实施军事武力之后普遍采取的一项重要政策,很快成为赫梯国王统治附属国统治者的一项重要国策。赫梯国王们逐渐将这一政策运用到几乎所有的被征服地区,不仅覆盖整个小亚细亚半岛,还扩展到叙利亚北部和中部地区,赫梯国王因此建立起了一个比较庞大的附属国统治体系。

该政策的核心内容就是凭借强权对各个附属国实行统治,单方面要求各附属国统治者必须始终效忠赫梯国王、无条件引渡赫梯国王的政治避难者、履行军事义务、参加赫梯国王的军事远征、平定叛乱以及对抗赫梯国王的敌人和缴纳贡品。

但是,必须看到的是,赫梯国王的附属国政策也并非整齐划一。由于各附属国统治者及被征服地区的实际情况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同时,赫梯国王结合自身在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的实力和实际需要,因此,这一对外政策实际上也同样是灵活复杂和多变的^①。

一般来说,赫梯国王对那些距离赫梯王国较远且十分重要的附属国统治者实行友好的对外策略。赫梯帝国时期诸国王长期以来与他们保持着密切的往来关系,对他们的统治较为宽松,并赐予某些特惠待遇,如承认和许诺保护阿穆鲁国国王的王权,保护和支由该国王选定的合法继承人,而不承认国王的兄弟或其他任何篡权者,并提供军事援助。吐塔里亚四世联姻阿穆鲁国,将女儿婚配沙乌什卡穆瓦国王。乌伽里特国王则被免除向赫梯派遣援军的义务,相反,当乌伽里特国王请求派兵援助,赫梯国王答应立即出兵。同时,赫梯国王许诺不干涉乌伽里特王国的王位继承问题,允许不引渡政治避难者。据记载,赫梯国王还曾下令减免乌伽里特国王纳贡的义务并且帮助其划定该国北部的边界线。穆瓦塔里二世承认和保护维鲁沙国国王阿拉克桑杜的王位,保护由他选定的王位继承人,保证提供军事援助。吐塔里亚四世对物产丰富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的阿拉什亚给予了特殊的政策,同意相互引渡对方的政治避难者,相互支持并派遣军队互为援助。

赫梯国王对周边邻近各附属国一般实施严厉的高压政策。它具体表现为:一是不断对邻近各叛国和敌对势力进行坚决的武力征服,二是签定不平等条约对他们的行为进行绝对的约束,制定针对性更为具体和更为严厉的统治措施。阿尔努旺达一世和其他国王要求卡什卡人各签约方不能将来自赫梯的避难者移交给赫梯国王的敌人^②,如果某一个卡什卡人要求到赫梯寻求避难,各签约方应当告诉他去哈吐沙城的行走路线,而不能扣押他,或将他带回卡什卡,或将他卖到赫梯。各签约方应允许赫

① 李政:《试论赫梯国王的附属国政策——从赫梯附属国条约谈起》,《北京大学学报东方文化研究专刊》1996年,第93—97页。拙文仅仅根据现存赫梯历史上的附属国条约内容本身,研究了赫梯国王对签约附属国的政策,分析了这一政策对赫梯国家的发展和强大产生的作用。

② 卡什卡人没有建立起统一的王权国家,他们很可能是半游牧部落,各自为政。

梯步兵和骑兵穿越他们的领土,附属国统治者不能对赫梯军队做任何坏事。同时,不能派遣奴隶或者雇佣军充当赫梯国王的援军,不许泄漏赫梯国王将要进攻某国的秘密。当赫梯国王与对方交战时,不得加入敌方反攻赫梯国王,不能给敌人的密探提供面包和为他引路,相反,应当抓住他。此外,卡什卡人未经许可不能在赫梯领土上经商,他们可以在赫梯国王指定的边境某地从事商贸活动。卡什卡人不能允许赫梯国王的敌人的牛羊进入他们的领土,同样,各签约国的牧人也不能与赫梯国王的敌人的放牧者一起放牧。

在穆尔什里二世与阿尔查瓦地区3国的统治者签定的附属条约中,一系列严厉的规定使他们处在赫梯国王严格的控制下。各附属国统治者应当抓住对赫梯国王做了坏事或与赫梯国王争吵而逃跑的人,不能将他隐藏或者放走,即使是其他国家的人也不能放跑,而应当与其战斗。若某个附庸事先听说其他某国谋求反叛,他应当诚实地向赫梯国王报告,而不能对此保持沉默。各附属国统治者必须遵守和保护由赫梯国王划定的边界线,不能在边界线上建立城堡,不能提出重新划定边界线的要求。同时,要求他们之间应互相团结,不能相互孤立,相互残杀;应共同战斗和打击敌人。

事实上,赫梯国王对附庸的政策未必完全是这样的。他们对距离自己即使较远的一些附庸,有时也采取高压的政策。叙利亚中部地区的努哈赛国泰泰国王曾撕毁条约并先后两次反叛,试图投靠埃及法老。穆尔什里二世对此派遣军队并坚决予以镇压,俘获了泰泰国王。吐塔里亚四世和苏皮鲁流马二世国王对地中海岛国阿拉什亚也坚决给以海上军事打击。苏皮鲁流马一世虽然对东部邻近阿兹—哈亚沙属国实行高压统治,但是,他又将女儿嫁给该国的统治者胡卡那,并祝福他和他的子孙。同样,穆瓦塔里二世把妹妹嫁给了西部邻近塞哈河国的新任国王玛什吐里,这一积极笼络和亲的政策使赫梯国王的对外政策更为复杂多样化。

苏皮鲁流马一世面对东部较远并强大一时的米坦尼王国采取了更为灵活多变的策略。他拉拢米坦尼王国另一派势力,煽动该王国内部的争权斗争,扶植新的统治者来分化和瓦解米坦尼王国,因此,沙提瓦查附庸不过是赫梯国王灭亡米坦尼王国的一个权宜之计的牺牲品。可见,赫梯国王并没有一味也不是始终简单地对附属国统治者实行单一的对外政策。所以,赫梯国王对弱小国家统治者的政策不是军事征服或者远交近攻以及近攻远交这样的认识能代表的了的。

三

我们认为,在赫梯历史的早期阶段,军事征服很可能是赫梯国王们的一个基本对外政策,也很可能是他们对强国和弱国所采取的惟一的对外政策。自赫梯古王国晚期铁列平时代以来^①,军事武力威胁、对抗和征服与外交并举逐渐成为赫梯国王们实施的一个基本的对外方针。无论是对待强大国家,还是对弱小国家,赫梯国王基本上都把这两个方面相互结合,付诸实施,而且这一政策得到了后世赫梯国王们的普遍采用和推广,它已反映在赫梯国王与埃及、亚述、基祖瓦特那等强国统治者和与卡什卡诸部落、哈亚沙、阿尔查瓦地区、米坦尼、阿拉什亚和叙利亚地区等邦国统治者的对外关系中。

^① 汉·达罗斯:《赫梯人和他们自己的历史》(Johan de Roos: *The Hittites and their own History*),《中西古典文明研究》编写组编,《中西古典文明研究—庆祝林志纯教授90华诞论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6页。作者认为,苏皮鲁流马一世是第一位把国际条约作为一个政治手段去控制被征服地区的赫梯国王。我们认为,现有史料证实,条约与政治的结合始于铁列平时代,它被用作对被征服地区控制的一个手段早在中王国时期已经出现了。

自古王国和中王国时期以来,平等条约和附属国条约的签定赋予赫梯国王对外政策新的内涵,并使他们的的对外政策丰富起来,而不再是单一的军事征服政策。因此,赫梯古王国晚期,尤其是中王国时期成为赫梯国王对外政策发展的一个转折阶段。这一时期以来,赫梯国王们还在不断调整对其它强国的政策,对附属国统治者也分别采取了针对性更强和更具体的统治措施,既有远交近攻、又有近交远攻、宽松与高压同在、扶植拉拢与分化瓦解等灵活多变的政策,这使得赫梯国王的政策变得灵活而实用。不难看出,赫梯国王的对外政策经过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和多样的历史发展变化过程,这一对外政策在新王国时期发展的日趋全面。

我们认为,赫梯国王推行的外交政策具有显著的倾斜性。这不光是因为平等友好和不平等的附属国政策之间的差异,更重要的是,无论哪一种对外政策,赫梯国王都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没有使他们一成不变,不仅平等政策中有差异,附属国政策更是如此,而且赫梯国王即使对同一时期不同国家的对外政策也表现出显著的倾向性。总之,赫梯国王所制定的对外政策是他们审时度势创造出来的,这一积极主动和灵活多变以及实用的对外政策是与他们所面对和所处的复杂的客观历史条件相适应的,这也是赫梯国王对外政策的特点。

[本文作者李政,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北京 100871]

(责任编辑:刘 凡)

· 书 讯 ·

庞卓恒主编的《史学概论》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于2006年3月出版。本书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在阐述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和与之相应的史学本体论和方法论方面,着重阐明唯物史观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是“从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学说,它的核心是劳动史、生产能力发展史,它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是人们生产和交换能力的发展推动人们的社会交往方式和思想观念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在此基础上,尽力吸取当代西方人文社会学科、特别是科学哲学的一切最新的积极成果,以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君)

SUMMARIES OF ARTICLE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Safeguarding of State Sovereignty

Xu Lan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s not only a developing process but also an objective reality. Though Economic globalization challenges the sovereignty of the traditional nation-states established by the “Westphalia System”, it does not lead to the end of sovereignty.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including China, can protect effectively their state interests and safeguard their state sovereignty only by taking part in reorganiz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The National Idea and Governmental Formation of the Jews in Biblical Times

Zhang Qianhong

The evolution of the national idea and the governmental formation mark the advancement of civilization. With the changes in social-economic structures and the aggravation of national crisis, the Jewish monarch came into be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plete monarchy system set up the early country model, but the ancient Jewish kings did not have the authorities like those of Egyptian Pharaoh. Though the Jewish kings symbolized the nobility, the morality and an outstanding personality, but they still had the weaknesses of human nature. Consequently, the Jewish ideas of the monarch exerte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Jewish social life and the Jewish mental memory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Diaspora.

Studies in the Foreign Policies of Hittite Kings

Li Zheng

The struggles with various states run through the history of the Hittite Kingdom. According to the complicated and changeable situations in Anatolia and other areas of ancient Near East, the Hittite Kings judged the hour, sized up the situations and adopted a positive initiative, flexible and changeable foreign policies. The flexibility and the pragmatism characterized the foreign policies of Hittite kings.